

《云冈研究院院藏文物图录——北魏卷》封面

近日,由云冈研究院编著的《云冈研究院院藏文物图录——北魏卷》由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该书选取云冈石窟窟前、山顶及鲁班窑石窟历次考古调查发掘出土和采集发现的北魏时期典型文物,以展现云冈石窟北魏时期的历史风貌。

云冈石窟作为北魏王朝在平城时代倾力打造的文化圣境,其凝固于石壁间的艺术瑰宝,正是那个风云激荡时代的立体史书。相关人士表示,《云冈研究院院藏文物图录——北魏卷》的出版,不仅为学术界带来了一部厚重丰富的文物图集,更以视觉冲击与学术深度为媒介,引领我们重新审视这段文明碰撞融合的复杂历史图景。

翻开图录,那穿越千年的石佛目光首先攫住了读者的心。全书分三部分:“容真巨壮”“灵岩巍凝”“法相绵延”。在第一部分,重点汇集第14至20窟、第9至13窟和第3窟窟前遗址出土采集遗物。1956年,大同市古迹保养所在整修第20窟前积土时出土《昙曜造像题记》碑文10列,存109个字,依稀

可辨105个字。《昙曜造像题记》用笔圆润,结构雄浑,与历来被认为是“北碑之冠”的北魏大书法家郑道昭《郑文公碑》相媲美,堪称魏碑书法中的极品。游客步入云冈石窟,首先领略到的就是昙曜造像碑的独特魅力。

第20窟主佛凝望远方,其浑厚身躯与古朴面容,彰显东方佛教兼容大气、笑纳天下的神韵。其旁边西立佛一直成为众学者研究探讨的话题。1992年,考古人员在第20窟窟前地层发掘出土众多残块,后又逐步辨认出残块上存有西立佛右腋下衣纹、左胸部手握衣角、右腋下至右臂转折处衣纹等图案,相关研究专家据此绘出线描图和三维拼接图,数字中心人员采用现代数字技术设计出西立佛原状假想图。现在,一代代云冈人经过30多年努力,西立佛拼接取得显著成效。

云冈研究院院长杭侃在该书“序言”中有这样一段话:“1981年,在距离云冈石窟很近的小村村花圪塔台发现了封和突(438—501)墓,墓志铭为碑形,墓志刻于北魏宣武帝正始元年(504),石质极好、书刻俱佳,这些因素考虑在一起,对第20窟的坍塌时间、修复时间,北魏迁都洛阳之后云冈与龙门之间的关系等,都会有新的认识。云冈石窟考古工作所获的北魏时期的文物主要为石雕和泥塑像、建筑材料以及生活用具三大类。其中‘传祚无穷’瓦当按字面意思当然可以直白地理解为祈祷国家安宁、皇权永固,但如果结合昙曜所译《大吉义神咒经》中有‘如是诸圣,我今归依。以此实语,

拥护帝主,延祚无穷’的经文,也许昙曜译经还有很多值得深入研究的地方。”

翻阅《云冈研究院院藏文物图录——北魏卷》,我们对云冈石窟第20窟又有了新的思考。

在图录中,北魏艺术中鲜卑印记同样浓烈而独特。那些供养人形象,身着典型的鲜卑服饰,窄袖束腰、腰系革带,在石壁间定格了鲜卑族群的日常风貌。尤为引人注目的是早期佛像身着的“褒衣博带”式袈裟——宽大飘逸,衣襟交叠,胸前系带垂下。这并非纯粹的佛教服饰,而是鲜卑贵族在汉化进程中主动吸纳的中原士大夫常服样式。孝文帝推行的衣冠改制,其精神指向在佛陀身上获得了超越凡俗的神圣象征。图录中供养人谦卑姿态与佛像庄重神容的并置,无言诉说着北魏统治者借助佛教艺术建构统治合法性的深层意图——佛陀的衣装,成为帝王意志在信仰空间中的神圣延伸。

图录所汇集的文物图像,更清晰地展示了平城作为丝绸之路东端枢纽所吸纳的繁复艺术元素。石窟装饰中频繁出现的联珠纹、忍冬纹,其流畅线条与繁复组合明显受到波斯萨珊艺术风格熏染;某些菩萨像佩戴的华美璎珞,其精巧结构与层叠垂坠的样式,亦可见东西方造像艺术互相影响的遗痕。云冈石窟艺术因而成为一个宏大的熔炉,将印度、中亚、波斯及中原的多元艺术语言熔铸成一种崭新的视觉表达。

然而,图录所呈现的“融合”,远非后世想象得那般温情脉脉、水到渠

本报记者 赵永宏



“传祚无穷”瓦当(北魏)



泥塑菩萨头像(北魏)

成。在那些菩萨造像的细节中,我们看到的是多种文化元素并存带来的融合之美。一尊造像身披源于印度传统的轻薄天衣,而裙摆的厚重褶皱却透出草原服饰的质感;其面庞轮廓带有犍陀罗式的立体深邃,而唇边那一抹若有若无的微笑,又分明呼应着中原艺术对含蓄韵味的追求。这种并存而非完全交融的状态,恰恰揭示了文明交流的真实质地——它不是相互消解,而是在碰撞中各自保持特性,在张力中寻求新的表达。

“灵岩巍凝”部分讲述2009年至2012年云冈石窟山顶北魏辽金佛教寺院遗址出土的遗物,以及1993年山顶东部北魏佛教建筑遗址。“石雕双面造像龛”“石雕胁侍菩萨像”“石雕莲座”“石雕背光”“石雕塔刹”“石雕须弥塔座”“浮雕石板”“石龟”以及部分建筑构件和生活用具在这一部分都有详细的图像解读。

通过《云冈研究院院藏文物图录——北魏卷》这本书,我们再一次印证了云冈石窟考古工作所获得的北魏时期重要文物——石雕和泥塑像、建筑材料以及生活用具,完美诠释了云冈石窟院藏文物的精髓。

鲁班窑石窟的“法相”绵延出云冈石窟的特别景观。2019年,国务院发布《关于核定并公布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通知》,吴官屯石窟、鲁班窑石窟并入第一批公布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云冈石窟。鲁班窑石窟位于云冈石窟西约700米的十里河南岸,云冈石窟学者依据造像风格判断其开凿于北魏中期,是云冈石窟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存洞窟3个,2018年相关部门对石窟进行保护性修复。《云

冈研究院院藏文物图录——北魏卷》从更多细节对石雕佛首、石雕立佛、石雕佛手、合十手、石雕千佛龛、坐佛像、交脚弥勒菩萨像、双面菩萨像、石雕化生童子像等进行了图像解读。

用图像解读云冈研究院院藏北魏文物,这本书做到了极致,可以说是云冈图像资料的精心汇编。但它又不完全是资料的汇编,这本书如同置于我们手中的一把钥匙,开启了对那个伟大时代的重新理解之门。图录中每一处“刻痕”,都是文明相遇时迸发的火星;每一次“雕琢”,都是对文化的敬畏与包容。一幅幅图像,一件件文物,其中蕴涵的故事都促使我们重新思考“民族融合”这一宏大历史命题——云冈石窟其实是一场多种文明在碰撞中对话、在张力中共存、在冲突中重生的壮阔实验。

击掌大佛与凝眸千年

许玮

今天游客拍照留念的“网红”。对,用你们的话说,叫“网红打卡点”。

网红——我头一次乐享!

如果说这是一份幸运的话,我只能说是一份意外的幸运,若不是千百年前武周山的石壁崩塌,使我露在了外面,或许这幸运就不属于我了。当然,这不重要,重要的是,千百年的历史就在这里,曾经名不见经传的武周山,因一座雕刻出来的佛国世界而名满天下,我只不过目睹了历史的繁华和消逝。

没错,繁华是会消逝的。

二

起先,不知是哪个有心人,发现我适合击掌拍照。于是,他或她,举起胳膊,对准手掌,找好角度,拍下了照片,然后看看,嘿,果然是在和我击掌,让我这石头之躯瞬间“活”了。

拍照的人不住点头,嘴里嘟囔着——真妙,真有意思!说着,再来几张,直到满意为止。周围的人看见了,便挨个儿效仿,也拍出了满意的效果,都是和我在击掌。拍的人多了,你传我、我传你,一传十、十传百,来过云冈的人,珍藏着一张和我的击掌照,没来过云冈的人,便惦记着要和我击掌拍照。

最初跟我击掌的无疑是年轻人。年轻人想象力丰富,可一直以来,连我都没想到我这举起来的右手,有朝一日会成为云冈一公里石窟长廊上的“新宠”。当然,除了年轻人,老年人也在尝试跟我击掌。他们学着年轻人的样子,举起手臂,跟我击掌这么一下,定格了游览云冈的难忘一瞬。小孩子就更可爱了,在大人的示范下,将胖嘟嘟的小手举起来,跟我这石质的大手对在一起,或者,被大人抱进怀里,一同举起手掌,摆出造型。那一刻,我感觉就像握住了这温暖的大手和小手:握着一种新生,也握着一份希望和美好。

拍了照的人们,会把纪念带回去,把不舍留在云冈。日复一日,我便有了新鲜而好听的名称——拍手佛、击掌佛。

哦,又来了一大拨游人,已经不知这是今日的第几拨了,其中有几位是一路跑着来到我身下,趁人少,赶紧摆姿势。“往上一点,对,往左一点,偏

了,往右,好,别动,我拍了啊!”你们拍,我等着,配合你们。我的右手都举了1500多年了,可不能放下来,今后,更得这么举着欢迎你们的到来。

微笑是我1500多年的表现,时光只能雕刻我的容颜,却很难改变我的肌理,纵然色彩剥落、砂岩风化,但嵌入石头里的神韵,是亘古难改的。可能我说得有点绝对,但真是如此。这就是北魏工匠智慧的高妙和技艺的高超。

三

我所在的“昙曜五窟”,是云冈最早开凿的一组大洞窟,我和这里的同伴们,便是云冈最早的雕像。

你们仔细看看我的背光,已经“闪耀”了1500多年。你们有没有留意过环绕在背光里的雕刻:佛、菩萨、弟子……有的表情凝然,有的身姿飘逸,有的合掌祷告,有的跪地祈求,有的轻盈飞升苍穹,有的翩翩归于凡间,尽管我从来没有回头看过他们一眼,但我知道,他们围绕在我身后,一直陪伴着我。当你们跟我击掌时,他们是不是忍俊不禁?如果让他们跟你们也一一击掌,呵呵,我想,定是腰肢袅娜、光影缤纷了。

我静静端坐,右手并拢的五指上,经常会停落一些鸟儿,红嘴山雀、原鸽什么的。它们跳动尖尖的爪子,梳洗轻盈的羽毛,想必,知道我一动不动,不会伤害它们,才停落在我的指尖上——哦,自然少不了拉屎。当有人跟我击掌拍照时,如果恰好鸟儿落在我手上,那可真是千载难逢,拍照的人便屏息凝视,生怕那鸟儿倏地飞走。

每一天,我跟我的同伴们都要看着游客来来往往,步履交错、表情各异,有的从容,有的匆忙,有的长久驻足,有的走马观花。这样的场景,从1500多年前到如今,生生不息,绵延千古。可是,当年雕刻我们的工匠,有这么从容欣赏过我们吗,有这么长久驻足武周圣境吗?

那些工匠,不知道叫什么名字,就称他们“无名氏”吧。那些无名氏们,夜以继日,用汗水和生命,让原本荒芜的山体,脱胎出一座雕刻艺术宝库,而没有留下名和姓的他们,只为历史的浩荡做了永恒的开创和牺牲,所以,叫

他们“无名氏”,有一份莫名的酸楚。想想这些,我倒希望你们能跟他们来一次击掌,是他们让我们从石胎里“生”出来,才有了大家的啧啧赞叹。

从石头到石佛,是从荒芜到文明,作为无名氏的工匠,都是无名的艺术家啊。

四

我1500多岁了,一说起来,总是满腹车轱辘话,听得人都烦了,所以,我要谢谢你们的耐心。

不过,有人就爱听我这车轱辘话,有乐于和我击掌拍照的人,就有静坐凝眸千年历史的人,不嬉笑、不喧闹,在石窟前的苍松下,一坐就是大半天,手里还捧着本画册,用心揣摩那些肉眼看不太清的细节。我喜欢这些人,也敬重他们,因为历史和艺术有传承的话,或许靠的就是这样的心境和情感。

如今的武周川,早已瘦成了一道溪流,而石窟前昔日鳞次栉比的殿阁,差不多都在时光的流转中消失殆尽,曾经让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感叹的景象,只能从文字里回味了。你们说,要是郦道元当年也跟我这么击一下掌,是不是很有意义呢?他能想到1500多年后,我们这些被雕刻在山石上的佛像,依然幸存吗?一切都如此邈远,可又如此切近。当一双双眸子注视着我,当一个个手臂伸出来,将温热的手掌举到我面前时,说真的,我会感动,甚至热泪盈眶,举了1500多年的手,竟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和新的希望。

有时我寻思,来来往往的众生,是北魏的子孙吗?无数个伸出来的手臂,能托举起传承历史的希望吗?历史藏在时间深处,在云冈的一砖一瓦,在草木的一枯一荣。眼见的岁月会走远,但汇聚在文明交融中的历史,早已渗进了我们的血脉,成为永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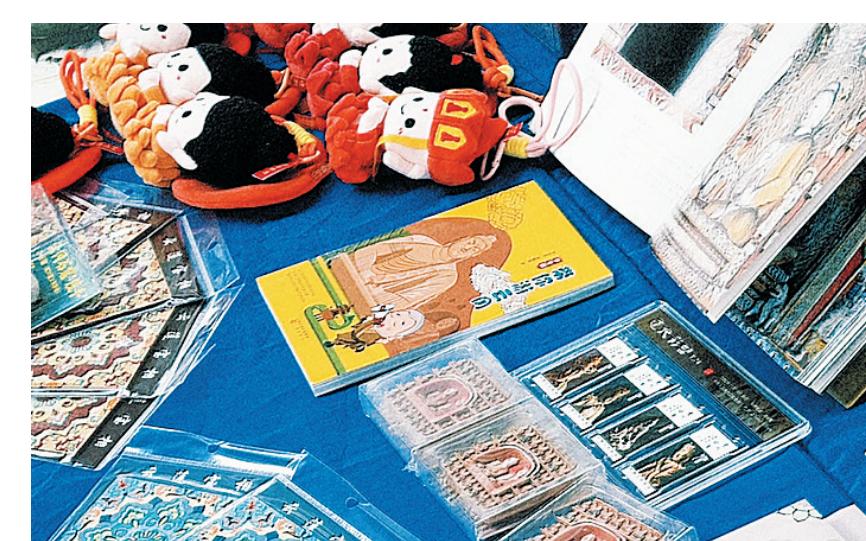
击掌佛——如果我是击掌佛的话,那洞窟内外举起手掌的诸佛,都可以称为击掌佛,都是这千年石窟的凝眸者、守护者。一击掌,一凝眸,鲜活的历史流淌在我们的肺腑间,与其说击掌拍照是创意、是“网红”,不如说是蓬勃在新千年里的一份真挚守望。

那就来吧,来云冈石窟,一道凝眸,一道击掌。

“坐上高铁去大同” 云冈展台受热捧



参展工作人员合影



《云冈石窟图册》《千年一窟》等精美书籍,以及一系列以云冈石窟经典造像、纹饰图样为题材的文创产品

本报讯 (记者 赵喜洋) 7月18日,由大同市委宣传部与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公司北京北站联合主办的“坐上高铁去大同”城市形象宣传推广活动在北京清河站启动。作为活动的重要亮点和参与单位,云冈研究院精心策划布置专题展台,向首都及全国旅客发出盛情邀约,共赴穿越千年的文化之旅。活动现场,云冈研究院的展台

成为旅客关注的焦点。展台上,《云冈石窟图册》《千年一窟》《带你游云冈》等精美书籍,以及一系列以云冈石窟经典造像、纹饰图样为灵感设计的文创产品,引得过往旅客纷纷驻足品评。云冈研究院的工作人员热情满满,他们借助生动的图文资料,向在场旅客深入浅出地讲解云冈石窟以及最新的保护研究成果。

你们好,我是云冈石窟第19窟西耳洞的坐佛,有人叫我“拍手佛”,也有人叫我“击掌佛”,来过云冈的人,想必记得我。

从北魏和平年间(460—465)开凿云冈石窟算起,1500多年过去了,我就这么端坐在武周山的崖壁上,挺胸直背、面带微笑,不言不语、不悲不喜,右手高高举起,掌心向外,左手下垂,自然搭于膝上。我看过了古人,也看到了今人,而袈裟卷起的道道褶皱,还有当年工匠们雕凿时留下的虔诚。

尽管我已经在这里坐了千百年,但从未像今天这样被你们观看、礼敬,也不像今天这样被你们如此喜欢——争先恐后地伸出手臂,摆出和我击掌的姿势,然后拍照留念。这几年,用你们的话说,我“火”了。没错,就是我,拍手佛!击掌佛!如果这些称谓是你们的馈赠,那我乐意接受。

你们来到云冈石窟,沿着武周山麓,从东往西,一路参观,走走停停、停停走走,第1窟、第2窟、第3窟……数以万计的佛像,有太多和我大同小异,但有比我高大的,有比我高贵的,有比我端庄的,有比我俊秀的,偏偏我成了你们瞩目的焦点,你们说,让我的那些同伴怎么想,看见这么多人跟我击掌拍照,他们会不羡慕呢?嘿!

我这手势可不是随便摆出来的,在佛教教义中都有明确的寓意:右手的姿势,叫施“无畏印”;左手的姿势,叫施“与愿印”。我这举起和放下的两手,已经保持了1500多年,北魏的工匠们是不会想到,就这手势,会成为